



男人 那点事儿

裘慕寒 著

三个男人的成长故事，写尽男人的爱情与离别、奋斗与失败。

奋斗年代那些你不知道的男人物语



掀起现代时尚男人话题，给力新作再掀阅读狂潮！

女人读懂男人，男人了

男人 那点事儿

裘慕寒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男人那点事儿 / 裘慕寒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2.8

ISBN 978-7-229-05288-1

I. ①男… II. ①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20980 号

男人那点事儿

NANREN NADIAN SHIER

裘慕寒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陶志宏 曾玉

策划编辑: 胡博

责任校对: 李小君

装帧设计: 柏拉图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新世界文慧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制版

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 印张: 20 字数: 320 千字

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5288-1

定价: 3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- 一 再聚首 / 001
- 二 家家有本难念经 / 027
- 三 海南之旅 / 035
- 四 回家 / 045
- 五 温柔乡 / 068
- 六 新的开始 / 082
- 七 转折 / 115
- 八 风干的泪 / 129
- 九 原来我一直都只是个笑话 / 138
- 十 杀招 / 148
- 十一 我们玩完了 / 163
- 十二 失踪 / 180
- 十三 被套牢的幸福 / 194
- 十四 元旦晚会 / 214
- 十五 活着 / 232
- 十六 剪不断理还乱 / 246
- 十七 丽江 / 275
- 十八 结局未必美满 / 301

一 再聚首

“这回的同学聚会，你可必须得参加！”汪文燕的口气，仿佛依然是当年的班长。

“我的大班长，咱五一可能还要加班劳动呢，未必回江海市。”梁宇良一边打着电话，一边剔着牙，歪着身子，脱了鞋把脚抬上了办公桌。这是个独立的办公室，原本落地玻璃可以让室内显得很亮堂，但梁宇良进来以后，窗帘就再没拉开过，他可以肆意地摆出各种坐姿或睡姿，然后抽烟、打嗝、放屁。其实他心里清楚，在广州中源地产代理公司，他梁宇良算是混到头了，别说加班，就是他来或者不来，除了行政部查查指纹，根本就不会再有谁去过问。不过，都市人嘛，不忙也得装忙。

“龙承章、凌兰语都说好了要来，你们这中学时期的三巨头怎能不聚首？我印象中没有一次同学聚会你们仨是到齐了的！”

“姐姐，我们三巨头只要都在江海市，那是天天聚首。至于同学聚会嘛，只有凌兰语每回都不来。关键问题还是出自你身上啊！”梁宇良说罢就开始贼笑。

“……”汪文燕一时语塞。

“当年我跟凌兰语同时追你，我败在他的痴心情长剑之下得以及早脱身。你们这对神雕侠侣哀怨缠绵了3年，哦，不对，不算追求的时间应该是2年。毕业时你一脚把人蹬了，人家抱着我和龙承章那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啊！话说当年经济条件也不好，想醉生梦死也没有物质基础，二锅头还得买绿瓶的，直接把我们三兄弟的胃都整废了！”

“得，别话唠，当年就是看你不靠谱，我才选了兰语。还有，后来我考了北京的大学，兰语只考了江海大学，不是我蹬了兰语，而是这一南一北的距离太不现实！”

“你看你看，还说90后的小妹妹现实，你这个81年的大姐姐早在十多

年前就现实得不行了！”

“你真犯欠！见了面再收拾你！还有，我不是81年的，我是82年的！”汪文燕很认真地抠着字眼，1981年和1982年的区别只有一年，但29岁和30岁的差距却有10年！

挂了电话，梁宇良凝住了脸上的笑容，闭上双眼，把身子再往大班椅上靠了靠，仰着头，用力放了个响屁。

“梁经理……”行政部的小职员没有敲门，就直接推门进来了，同时掩着鼻子、皱着眉。

梁宇良装作没看到她的表情，保持着舒服的姿势，从喉咙里懒懒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这个月你有12次全天没有打卡，4次早上没打卡，3次下午没打卡。公司规定，外出办事需要到行政部报批，否则就作为旷工处理了。”

梁宇良有点不耐烦，说：“考勤单你放这吧，我找副总签一下。这段时间经常跑市场，我们市场部日晒雨淋、冲锋陷阵的，肯定不能像你们行政部那样朝九晚五！”

考勤单拿给副总时，副总对梁宇良进行了深刻的批评，他最后的那句“宇良，你这样的状态让我很痛心”，说得是痛心疾首、撕心裂肺。

梁宇良也十分痛心疾首、撕心裂肺，那是因为副总不肯签字，这个月的工资得扣掉大半！回到办公室，他迅速在网上订了当晚回江海的机票，过节，回家！

江海市是广东的一个沿海小市，离广州也就一小时的机程。一下飞机，梁宇良就嗅到了咸咸的海风味道。逃离广州那个钢筋水泥的大牢，故乡的空气啊，实在让人心情舒畅！

许诺早早就在机场出站口左顾右盼，看到梁宇良的身影，她兴奋地挥手大叫：“宇良！宇良！”

梁宇良过去轻轻地搂着许诺的细腰，凝视着她的大眼睛，然后刮了一下她的鼻子：“让我看看我最最漂亮的老婆大人！说，想我了吗？”

“我想马上吃了你！”许诺拉过梁宇良的手臂，狠狠地咬了一口。

“龙承章和凌兰语呢？”梁宇良牵着许诺的小手，四周看了看。

“他俩在停车场抽烟等你呢。”许诺依着梁宇良的肩膀，生气地撅起了小嘴，“就想着你那些狐朋狗友，这么久没见老婆了，你也不关心一下！”

“老婆大人，我这不是就在你身边、在你怀里吗？今晚我整个人都是你的，随你折腾！”梁宇良一脸坏笑。

“你说的哦！一会儿阿龙和兰语肯定得叫你喝酒，你就说累了，想回家休息了，别跟他们一起疯醉！今晚你是我的！”许诺紧紧地拉住他的手。

梁宇良没接话，心里有点不爽。现在是他的事业低谷期，他最想跟兄弟们诉诉苦，买买醉，而且是烂醉！

停车场上一辆奥迪 Q7 的白色 LED 前灯对着梁宇良闪了闪，定睛一看，车上坐着的正是自己的两个死党：龙承章和凌兰语。

“鸟枪换大炮啊！你那台破丰田呢？”梁宇良上了车，重重地把车门关上，“你听这关门的声音，板筋够厚实的啊！再一看你那模样配这车，就知道肯定是个司机！”

龙承章冲梁宇良晃了晃手腕上的表，说：“见过戴这种表的司机吗？”

梁宇良仔细一看，Piaget 的标志十分醒目，表上铺满炫目的钻石。“你家祖坟冒青烟了？原来不是戴着帝舵吗？现在跳级成伯爵了？这手钻石起码得 10 万吧！”

龙承章牛哄哄地说：“30 万，还不打折！”

“开 Q7，戴伯爵，这是典型的暴发户啊！我跟凌兰语还在小资线上挣扎徘徊呢！这厮的大跃进让我们太难受太难受了！”说着，梁宇良给副驾驶位的凌兰语发了根烟。

凌兰语没接，说：“你这玉溪太次，我刚抽了龙总的好烟，还在回味——中华，软的！”

“别点烟！这可不比当年的丰田，车内禁止吸烟！”龙承章继续装牛。

梁宇良没管他，自顾地把烟点上，说：“问你话呢，你是发了哪门子横财？瞧瞧你现在这派头！”

“你以为有啥好事？开发商欠咱家的工程款不给，把这车当 100 万先抵了过来，还有一屁股债没收呢！这年头，地主家里也没有余粮啊！”

“余粮个屁，你那表呢？也是抵债的？”

“戴着玩的。一朋友在深圳淘的水货，1000 块，以假乱真！话说，开 Q7 的戴块伯爵，应该没有人会质疑它的真假吧？”龙承章又晃了晃手腕，表上铺满的钻石有些刺眼。

“你直接让我无语！去哪？”

凌兰语说：“还能去哪，每回你梁总到江海市，考察的第一站那必然是肥佬海鲜大排档！”

这时许诺偷偷捏了一下梁宇良的手臂，脸拉了下来。梁宇良装作没发觉，继续跟俩兄弟一路海侃。

肥佬海鲜大排档就在海边的酒吧街上，路边摊露天烤，吹着海风，听着吵吵嚷嚷的碰杯声、划拳声、色子声，看着满满一桌的炭烧生蚝、秋刀鱼、扇贝、烤鸡翅、灼海螺……配上老珠江啤酒，惹得梁宇良口水直流。

“干杯！”三人举杯，一饮而尽。只是一旁的许诺一言不发，脸色不大好看。

“嫂子，咱难得一见，你得多体谅，给宇良放放假。”龙承章看出了许诺的不快，赔笑着。

许诺勉强挤出了点笑容：“少喝点！”

梁宇良接话：“那是那是，少喝点，一会儿喝多了，还得劳我老婆开车呢！这新手上路就开上了Q7，只怕你龙总不放心那台爱车。”

龙承章忙说：“别，不敢劳嫂子动手，我老婆一会儿过来，她开。”

梁宇良想起两个月前龙承章的老婆何雨晴意外流产，忙关心地问道：“嫂子现在身子恢复得怎样？”

“恢复得不错……”龙承章顿了顿，没再说什么。大家也知道他作为家里的长子，承受的压力很大，于是也没多问，扯开了别的话题，一口烟一口酒地海侃。

开始喝酒后，梁宇良就不再顾忌许诺的暗示，不停地干杯拼酒，开始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在广州的不顺。

“兄弟，你不是不顺，而是之前太顺了！”凌兰语说，“人不能太顺，那会经不起考验和打击，也不能懂得珍惜和感恩。有句话我得送给你——耐得住寂寞，守得住繁华。”

“耐……忍耐……你的意思是我现在要忍耐？”

“只是心态上的建议。”龙承章接话了，“我估计你在广州中源也算是彻底没戏了，毕竟你是利用职权炒房东窗事发的。虽说是行业潜规则，但这是被你们公司内部的对手捅出来的，总部必须对你有所处理。只要你的对手一天不离开公司，你就不可能再有出头之日。我看，总部对你的处理那是曹操哑谜里的鸡肋，虽说弃之可惜，但已经食之无味了。”

“小人哪！一时大意，倒是老猫烧须了！”

“小人很正常，到哪都有，而且你也算不上老猫。俗话说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但这话其实是矛盾的，不懂害人，又怎么懂得去防范？”龙承章淡淡一笑。

“这么说，你还害过不少人？”梁宇良打了个酒嗝。

“影响到自己利益的人，自然需要对他来点手段。”龙承章眯着眼轻轻抿了口酒，“我觉得你还是回来吧。江海市的地产市场跟广州比，虽然是小儿科，但也算是起步了。这两年的发展还不错，回来会找到属于你的一片天的。况且你也结婚了，两地分居也不是个事儿！”说完，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眼许诺。

回来……这话说到了许诺的心坎上，这是她盼望了多少个年头的事。6年了！大学毕业后，她跟梁宇良就一直分居两地，男儿志在四方，自己则留守家中，季度夫妻那是有苦难申。每逢梁宇良回家，她限制他的自由，要求他在自己身边寸步不离，显得很霸道。其实，作为一个小女人，她只是分外地珍惜爱人在身边的分分秒秒。

“梁总您可算回来了，我们家龙龙盼星星盼月亮的可是天天念叨着您老人家呀！”闻声望去，只见何雨晴翩翩而至，一袭巴宝莉的经典格子连衣裙，手上挎着精致的GUCCI小坤包，长发盘着，露出耳垂下亮晶晶的钻石耳坠，年纪轻轻倒是贵妇气场十足。

“怎么这么晚才来？不是说了梁宇良10点到吗？现在几点了？”龙承章指了指手表。

何雨晴脸上的笑容凝了一下，说道：“牌友不让走，再说了，宇良都是老朋友了，你包接送、管吃喝的，让我来不就是给你们兄弟几个当司机的吗？”

“嫂子快快请坐！”梁宇良闻到了点火药味，连忙请何雨晴坐下，一边吩咐服务员多置碗筷，一边跟何雨晴开起了玩笑，“嫂子现在是越来越销魂了！”

“去！净说些不着边的话！”何雨晴给了梁宇良一个白眼，拉着许诺的小手，亲热地说，“妹妹呀，几个月都见不到你老公一面，怕是想疯了吧？姐姐还是劝你，这回就把他绑着不让他再走了。他要做那没有脚的麻雀，你就把他的翅膀给折了！”

许诺苦笑：“翅膀折了也没用，他的心还是到处乱窜！”

“来来来！继续喝，继续喝！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他停！”梁宇良见势连



忙举杯……

把梁宇良他们都送到家，何雨晴一路开着车，没有再说话。龙承章没有醉，但也扶着额头眯着眼睛，沉默着。

倒是何雨晴打破了沉默，把音响开到了最大声，Eminem 沉重的鼓点震得龙承章的太阳穴一阵一阵地疼了起来。他实在忍不住了，把音量关小，说：“有病吧你！”

何雨晴猛地踩了刹车，惯性使安全带勒紧了龙承章的胸口，勒得他生疼，只听后面的车辆“吱”的一声刺耳的急刹，然后拐过来一辆车，车主摇下了车窗骂道：“有病吧你！”

“对，我有病！”何雨晴冲着窗外的车子咆哮起来，然后趴在方向盘上“呜呜呜”地抽泣起来。

龙承章想说点什么，又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摇摇头，打开车门，扔下何雨晴，自己步行走了。

回到家，吹了点风，他有点冷，头疼。看看时间，2点半了，丈母娘还在客厅看着电视，一见只有他，就问道：“晴晴呢？没跟你一块儿吗？”

龙承章支吾了一下：“她快回来了，妈，你先睡吧。”

刚换好拖鞋，何雨晴就回来了，一进门就气冲冲地把钥匙砸在地上，冲他吼道：“龙承章，我们玩完了！我要跟你离婚！”说罢就冲进房间，翻箱倒柜。

龙承章有点无奈，应付了一下丈母娘，才走进房间把门合上，说：“干吗呢你？”

“我他妈要跟你离婚！”何雨晴翻出了结婚证，作势就要撕掉。

龙承章忙过去抢，抢到手时，结婚证已经成了两半，证书上两人亲密地靠在一起的照片，也从中间裂开了。

然后两人没再说话，何雨晴喘着粗气瘫坐在床上，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。

良久，龙承章拿了被子，一声不吭地打开房门，正好跟贴在门外的丈母娘打了个照面，丈母娘尴尬地笑笑，说：“有什么事好好说嘛，晴晴这孩子不懂事。”

龙承章挤出了个苦笑，说：“妈，没事儿，我感冒了，不想传染给晴晴，今晚就睡客厅了，你快去睡吧。”

丈母娘叹了口气，进房好声安慰何雨晴。

龙承章躺在客厅沙发上，合不上双眼。他看着天花板发呆，隐约能听到丈母娘跟何雨晴的絮絮叨叨，但他无心去听，脑子里只是一片空白……

凌兰语回到家，轻手轻脚地关上门，馒头凑了过来，没有叫，只是围着他打圈圈地到处嗅着。

馒头是只斑点狗，5岁多了，是凌兰语跟余婷相恋2个月时抱回来的，那时候馒头也是2个月大。当时刚参加工作没啥钱，凌兰语为了讨余婷开心，省吃俭用了几个月才凑够买狗的钱。狗有了，但是缺狗粮，虽说这只身价不菲的小家伙嫁鸡随鸡的很懂事，不挑食，什么剩菜剩饭它都狼吞虎咽，但为了保障它发育期间的足量狗粮和牛奶，接下来的一个多月，小两口早、中餐都是啃馒头，饿得眼冒金星。“馒头”这个名字就是这么得来的。

馒头见证了小两口的一路艰辛，但也不失甜蜜温馨的爱情。至今，5年。

凌兰语抱着馒头摸了摸它的下巴，然后轻手轻脚地走进房间，屏住呼吸看了看床上，“咦？”他揉了揉眼睛，开了灯——床上没人。

“怎么回事！”掏出手机，拨了余婷的号码，响了很久才接通，那边是吵吵嚷嚷的音乐声。凌兰语皱起了眉头：“几点了，还不回家？”

“跟朋友在久库玩会儿，吃完夜宵就回去。你别等我了亲爱的，先睡吧！”余婷喝了酒，玩得很尽兴。

“还夜宵？你是想天亮再回来还是直接开房不回来了？”凌兰语气不打一处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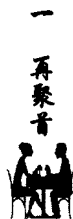
“干吗呢，干吗呢？”那边的嘈杂声渐渐变小，听得出余婷走出了夜场，“我跟些朋友在外边聚聚，你犯得着这么管制吗？说话怎么就这么难听呢？你还真希望我找个帅哥开房不回去了，是吗？凌兰语，你敢这么说，我就真这么做，让你好看！”

“别别别！”凌兰语马上就软了下来，“早点回来吧，我等你……”

“就这样吧！”余婷没说多余的话，直接把电话挂断了。

“天天都三更半夜的不回家！这他妈还像个家吗？”凌兰语作势就要把手机砸了，在用力甩开手的瞬间，又把投射目标从地面转到了床上，手机在席梦思上砸了下去，又弹了起来。看着手机完好无损，他无奈地耸耸肩，“凌兰语，你真他妈不是个男人！”

梁宇良回到家就直接钻进厕所里吐了起来，起码吐了10分钟才吐干



净。他站起来眯着眼睛就摸上了床，等许诺拿热毛巾给他擦脸时，他不停地扭着身子，呢喃着“头疼”。

“喝喝喝！喝死你！”许诺一边埋怨着，一边帮他盖好了被子。

洗完澡，换上了精心挑选的睡衣，在镜子前打量着自己：沐浴过后的皮肤透着雾气，显得很水嫩，紫色的丝质内衣透着若隐若现的柔情，薄纱蕾丝花边、深V开领使自己饱满的胸部呼之欲出……许诺脸上微微有点潮红，满意地点了点头：“杀死你的温柔！”

许诺爬上床依在梁宇良的身边，靠着他的背脊，搂紧了他，紧得一丝空隙都没有，紧得似乎永远都不想放开手。

许久，许诺轻轻地推了推梁宇良：“老公……”

没反应，许诺又重重地推了几下，他也只是梦呓般地“嗯”了一声。许诺恨恨地叹了口气：“死鬼！”然后蹬了像死猪一样的梁宇良几脚，背过身把被子蒙上了脸。

三个男人，各有各的故事……

还没天亮，梁宇良就醒了，一阵阵的头痛。

身边依着的许诺睡得正香，长长的睫毛微微地颤着，脸上带着甜甜的微笑。

晨勃？看着爱人，梁宇良渐渐有了生理反应。好久没那个了，他摸索着把手伸进了许诺的睡衣……

片刻后，梁宇良满足地瘫睡在许诺的身边，一边搂着她，一边轻轻地地理着她的长发。“对不起老婆，太久没那个了，我……比较快。”

“没事，挺好的。”许诺勉强一笑。其实她并不喜欢晨爱，梁宇良隔夜宿醉的烟酒味差点没让她窒息。加上他久未沾腥，粗暴猴急，不但撕烂了她的高价睡衣，还在她没有进入状态的情况下就强行进入了，干燥使二人都感觉到了刺痛。等许诺刚刚来了点状态，他又成了霜打的茄子。

梁宇良把头埋进许诺的长发里，喃喃地说：“委屈你了，老婆。”

许诺眼眶突然湿润了，拉过爱人的手，紧紧地握住，久久不肯放开。

龙承章一夜没合眼，看到天微微亮了起来，他起身走到阳台，点了根烟，看着朝阳晨露，他深深地叹了口气。

身后突然有人环住了他的腰际，回头一看，正是何雨晴……

吵架的导火线是何雨晴那不争气的肚子。3个月前，何雨晴因为感冒喝了一大锅板蓝根，后来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，胎儿自然是保不住了。这事对于龙家长子龙承章来说，可是大大的遗憾。

龙家虽然不算名门望族，但也算是大富之家，之前两人相爱，门不当户不对的就受到了龙家的极力阻挠。龙承章顶住了层层压力跟何雨晴结婚，只差没跟父亲脱离关系。何雨晴原本以为进了门就能逐渐跟龙家搞好点关系，谁知道龙家对她就从来没改观过，表面上和和气气，实际上还是看不起她那毫无背景的单亲家庭。罢了，麻雀变凤凰未必是大团圆结局，打掉了门牙也得和血吞掉。

但这次的流产让龙家撕破了原本的客套，龙家奶奶明里暗里都在埋怨，龙承章的父亲也多有怨言，加上龙承章的后妈嘴里阴阳怪气的絮叨，让何雨晴深受委屈。委屈就委屈吧，怪也只能怪自己不注意。更过分的是，何雨晴流产还不到2个月，身子还没恢复好，龙家老奶奶就问她来没来例假……不是何雨晴多心，是她太了解龙老奶奶的心思了，她老人家是太想抱曾孙子了，想疯了，这句问话是暗示何雨晴该做再造宝宝的准备了！

“你们龙家的都是疯子！把我当成什么了？生娃工具？有没有给过我一点点起码的尊重和关心？我知道，你们龙家一直瞧不起我，以为我攀龙附凤，爬上枝头变凤凰了！我流产，你奶奶半句不过问我的身子，只关心我的大姨妈，你后妈阴阳怪气地说没事没事，起码证明还能生……还有你爸，从来就没拿正眼看过我。你看他对你弟媳那态度，说好听点是慈眉善目，说难听点是巴结奉承！啥了不起的，不就是因为她爸是银行行长吗？至于这么低三下四的吗？银行行长能给他施舍多少个银两……”何雨晴越说越激动，歇斯底里。

没等她把话说完，龙承章就给了她一个耳光。

龙承章是个大孝子，从小被农村的奶奶带大，那时候家里穷，穷得他7岁前都没怎么穿过鞋，经常踩得满脚牛屎，奶奶省吃俭用地把孙子拉扯大了，所以两人感情极为深厚。而父亲常年在城里务工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到今天的家业，也实为不易。龙承章作为长子，在外要担起父亲的工作，在内常受后妈的挤对，既要继承家业，也要早日添丁，总之那是压力重重。他不是不知道何雨晴也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，也不是没有体谅她的难处，但是，何雨

晴流产后，整天大吵大闹，间歇性地发脾气，实在是让人无法忍受。龙承章对于家的定义很简单，家就是个避风港，回家只想求得片刻宁静。何雨晴把表面看起来很好的平静打破了也就罢了，但她把自己最最尊重的奶奶和父亲辱骂了，那可是龙承章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！

于是两人至今冷战了一个星期。

龙承章抚过何雨晴的双手，说：“别给自己太多压力。奶奶是个老封建了，你嘴上应付一下，调养好身子以后，我们再要宝宝，没事的。”

“对不起……”何雨晴有点无奈地自嘲道，“都怪你老婆不争气。”

凌兰语醒来的时候，身边没人。

他愤怒了，打开手机，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关了机，忙换上电池，拨通了余婷的电话。对方刚一接通，他就冲着话筒吼了起来：“像话吗你？一个妇道人家，一整夜不回家！”

“一整夜不回家？呵呵，凌兰语，我倒要问问你，我是为什么整夜有家不能回？”余婷的声音也很愤怒。

凌兰语糊涂了：“什么意思？难道说还是我把你赶出家门的？你是什么态度？”

“我不回家？昨晚挂了你电话，我就急急忙忙地往家里赶！谁知道气喘吁吁地跑回家，门反锁了！敲了半小时门，你没反应，给你打电话，你关机！凌兰语，你这个小气鬼，还玩关机锁门这一招！我在网吧里蹲到了现在，顶着俩黑眼圈闻了一晚上臭脚、臭汗味，你还要恶人先告状！你还是个东西吗你？”

“啊？”凌兰语忙起身走到门锁那试了试，确实反锁了，忙说：“婷婷，我昨晚喝多了，回家习惯性地锁了门，然后手机没电了，我睡得又死……”

余婷直接把电话挂了。再打过去，她也不接。

凌兰语急匆匆地出了门，开着他的破捷达满大街地找网吧。

家附近的网吧不多，找到第二家，凌兰语就看到了余婷。通宵时间已经过了，网吧里没什么人，她正挂着耳机目不转睛地看着韩剧。

“老婆，冷了吧，快回家去，被窝都帮你暖好了。”凌兰语讨好地把身上的外套脱下，披在余婷身上。

余婷把外套扯开，用力地扔到了一边，继续旁若无人地看韩剧，把凌兰语当成了空气。

“老婆大人……”凌兰语差点没给她跪下，半蹲着对余婷媚笑着。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咱是有家不能回啊！”余婷脱掉耳机，对凌兰语笑笑，“麻烦你收拾收拾家里属于我的东西，就扔在楼下行了，看完这集我就过去取！”

凌兰语看看四下没什么人，就开始自抽耳光：“大人息怒，大人息怒，小的再也不敢了！”

余婷看网吧里开始有人探头探脑地看笑话了，也就坐不住了，不耐烦地站了起来：“你烦不烦呀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的！”

凌兰语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那是那是，老婆大人要对我进行深刻的批评教育，那也得回家关上门来办嘛！”

“哼！”余婷撅起了小嘴，把包包使劲往凌兰语身上一砸，“帮我埋单！”走到一半，又回头恶狠狠地对他说：“罚你一个月没有零花钱，还有，这个月的衣服你洗，碗你洗，馒头你洗，馒头的屎尿尿也是你洗！”

“宇良这孩子，打小就不喜欢吃水果，许诺你得逼着他吃！”晚饭后，梁宇良的母亲把削好的苹果不容推脱地塞进梁宇良嘴里，话锋一转，“小两口这么长期两地分居下去也不是个事儿……”

看到婆婆道出了自己的心声，许诺忙附和说：“就是就是，况且现在他在广州的工作也有了些调整，我看他是混到头了。”

“什么话呢？”梁宇良皱起了眉头，咬了口苹果，有点酸。

“你外公的部下，袁伯伯，你也见过的。听说现在在做房地产，就在开发区，好像还挺大的，要不你去他那试试看？”

“外公都走了一年了，况且就算他还健在，也没几个人会买他的账了……一朝天子一朝臣，现在现实得很，不比你们那一代，多少还有点情谊讲！”梁宇良忍不住给老妈上起课来。

外公是老革命，原军分区政委，少将。这个“原”字一直要追溯到1981年，那一年，梁宇良刚出生，外公刚离休。依稀记得自己很小很小的时候，外公带着外孙们经常去部队，很多肩上很多杠的干部鞍前马后地接待。外公很节俭，无论接待的人怎么要求，他都是坚持要吃部队的饭堂，还在饭局上严肃地批评时下的社会风气和官僚主义……

从严格意义上来说，梁宇良是高干子弟。很无奈，外公一身正气，子女也都是部队转业出来在机关混个平头百姓。孙子辈就别说了，半点光都沾不

上,从读书到工作,没有半点特权,纯靠自己打拼。去年外公走了,接着没多久,外婆也随他去了。俩老革命省吃俭用一辈子的遗产仅仅是20多万存款,和破巷子里的破房子,那还是离休时政府安排的。

“我找找看,看看还能不能联系到他。”梁妈对梁宇良的话置若罔闻,起身就走进卧室翻电话簿。

梁宇良无奈地耸耸肩,许诺倒是满心期待地说:“你不是一直想进甲方吗?现在不就是个机会吗?”

“这种小房开,说实话我还真没啥兴趣!”梁宇良一脸鄙夷,“再说,原本以我的能力,在江海这种小地方,随便去哪家开发商混,都得当个总监或副总监。现在找那个袁伯伯,可能得从低层做起,进去了就直接沦为关系户,旁人看来还以为我没能力,只是个混饭的!”

“你也太抬举自己了!还总监副总监?在江海这种小城市,没关系你就注定得到处碰壁!凭关系怎么了?关系就是最大的能力!”许诺埋怨着,“原本以为你妈已经够落伍的了,外公那么大个官她没依靠,自己埋头苦干几十年,也就在个清水衙门混了个科长,要钱没钱,要权没权。现在连你妈都开通了,知道要去打点打点关系了,你倒是清高起来了!什么玩意儿!”

“袁哥吗?我是小程呀!”

“哪个小程?”

“哎呀,您真是贵人善忘,程政委的二闺女呀……对对对……”梁妈对着话筒笑得贼灿烂,总算找到组织了。

挂了电话,梁妈的笑脸就不见了,气哼哼地说:“什么玩意儿!你外公正师级时,他才副团!现在鼻子都朝天了!什么了不起的!”

“黄了?”梁宇良有点幸灾乐祸。

“让你五一放完假去见面。对了,你那清高的臭皮囊别挂着,别人现在摇身一变也是个大老板了,你要注意态度!”

“你都这种态度了,还要求儿子什么态度?”一直一言不发的梁爸推了推老花镜,突然蹦出了这么一句。

“当面一套,背后一套!”梁妈突然有点沮丧,“都退休了,才悟到这句话,晚了!”

突然,梁宇良的电话响了,是龙承章。“兄弟,今晚同学聚会,8点半,苏荷2楼218。”

“还有谁?”

“别啰唆，有我就够了！”

“你带把了，我没兴趣。”

“哎呀，我的哥，同学会同学会，拆散一对是一对！早点来，要不班花归别人了！”

挂了电话，许诺问是谁。

“龙承章，今晚我们中学同学聚会。”

“我也要去！”许诺挽上了梁宇良的胳膊。

“谁同学聚会带家属啊！”梁宇良挣开了许诺的手。

“谁规定同学聚会不能带家属啊？”许诺生气了。

“好了好了。”梁宇良编了个理由，“况且还是 AA 制的，我带了家属，别人不带，那多不好意思啊！”

许诺撅起嘴不说话了。

梁宇良无视：“你在家陪爸妈说说话。”

许诺更生气了，婆媳关系虽然和睦，但梁妈的超级唠叨，她可受不了。于是她也编了个理由：“那我找司徒欢逛街去，你早点回来，别喝太多酒！”

其实凌兰语很喜欢跑黑车，夜里独行，审视着马路上的各色行人，停车、开窗、露出灿烂的笑容：“去哪儿？”对方很默契地说了地址，然后上车，接着沉默，最后到达目的地、收钱、下车、继续……捎带一趟，与人方便，与己油费，当然，也坏了的士司机大哥的生意。

重复的情景，不重复的人，有孤独加班、尚未吃晚饭的小白领，有接送孩子补习的家长，有情意绵绵的小情侣，有一身廉价香水味、深夜下班的小姐，形形色色，来去匆匆。当然，还有刚在树边吐完的醉鬼，这类型的凌兰语不拉，一是怕他吐脏了车，二是担心安全问题。通货膨胀让人们一夜之间感到自己的工资远不够生存消费，为了活下去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铤而走险。

接到龙承章电话时，凌兰语正在跑黑车：“还是不去了，我这还搭着客呢。”

“少来，你少跑一晚上饿不死你家馒头。梁宇良在路上了，别扭扭捏捏的，不就是你初恋情人吗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回味无穷？”

“好吧，我一会儿去。”凌兰语不想再纠结这个话题，于是把电话掐断了。

“这车子好窄！”副驾驶位上的乘客有点胖，委屈地舒展了一下身子。

“嫌窄？嫌窄你去坐公交车！”凌兰语心情突然变得很糟。

